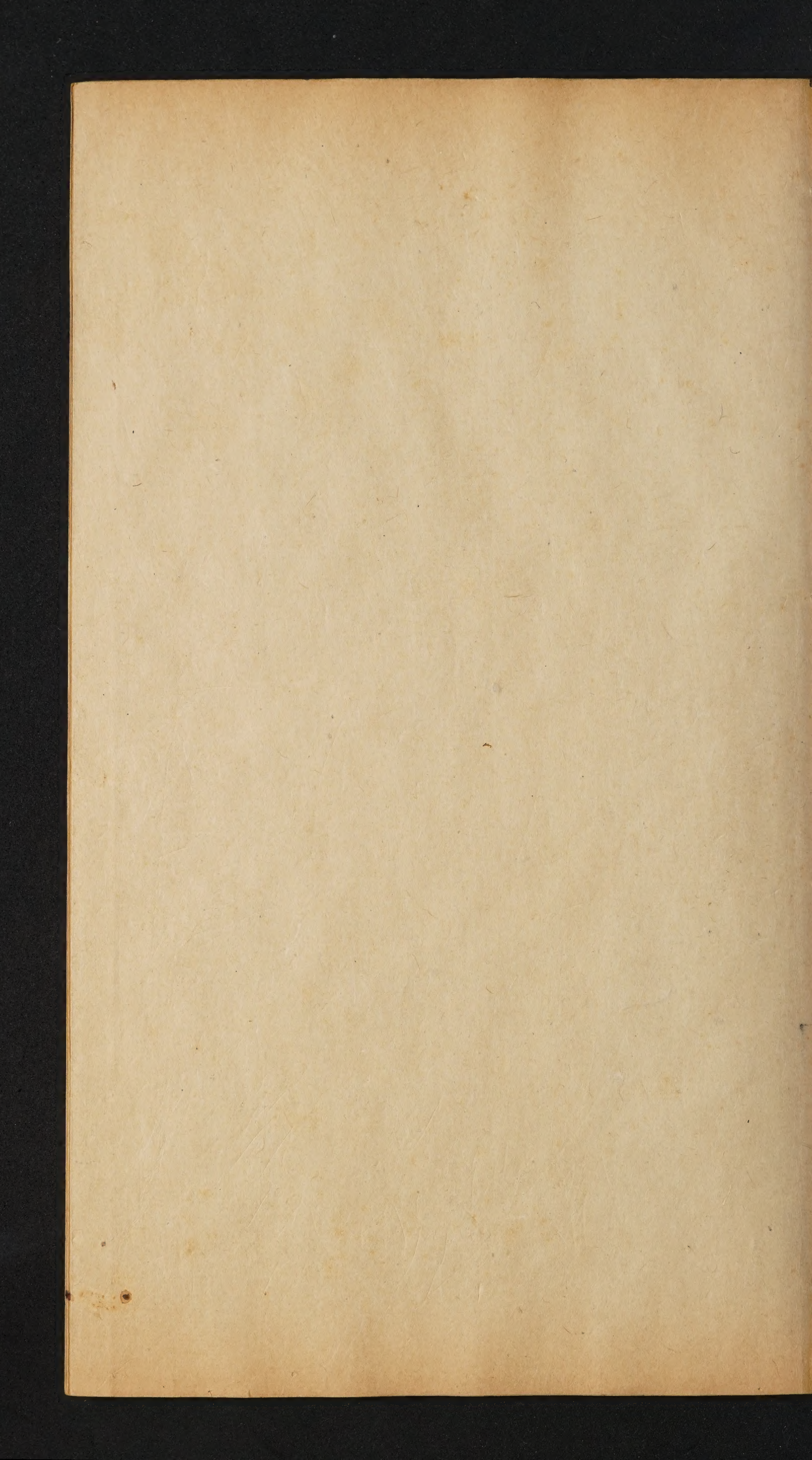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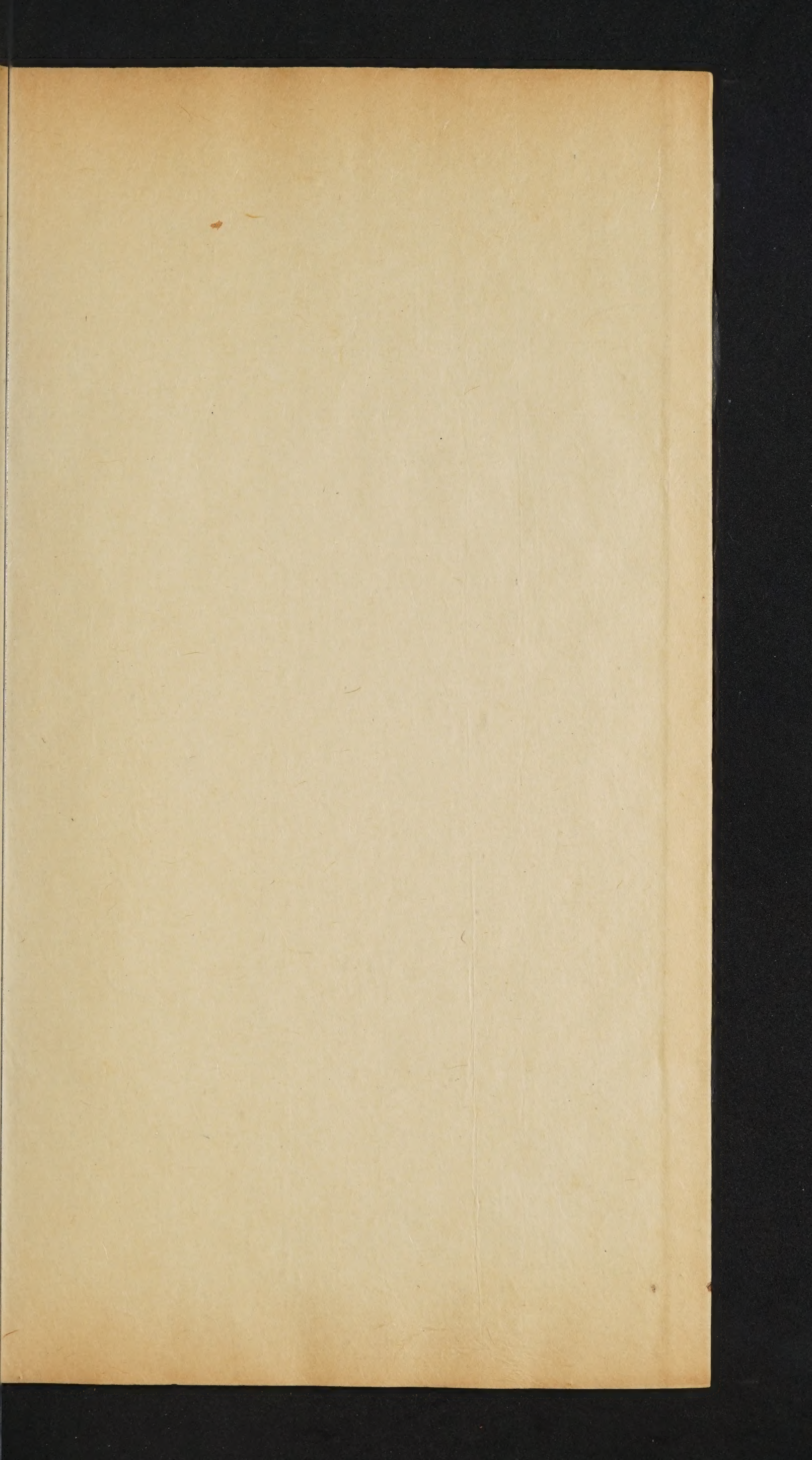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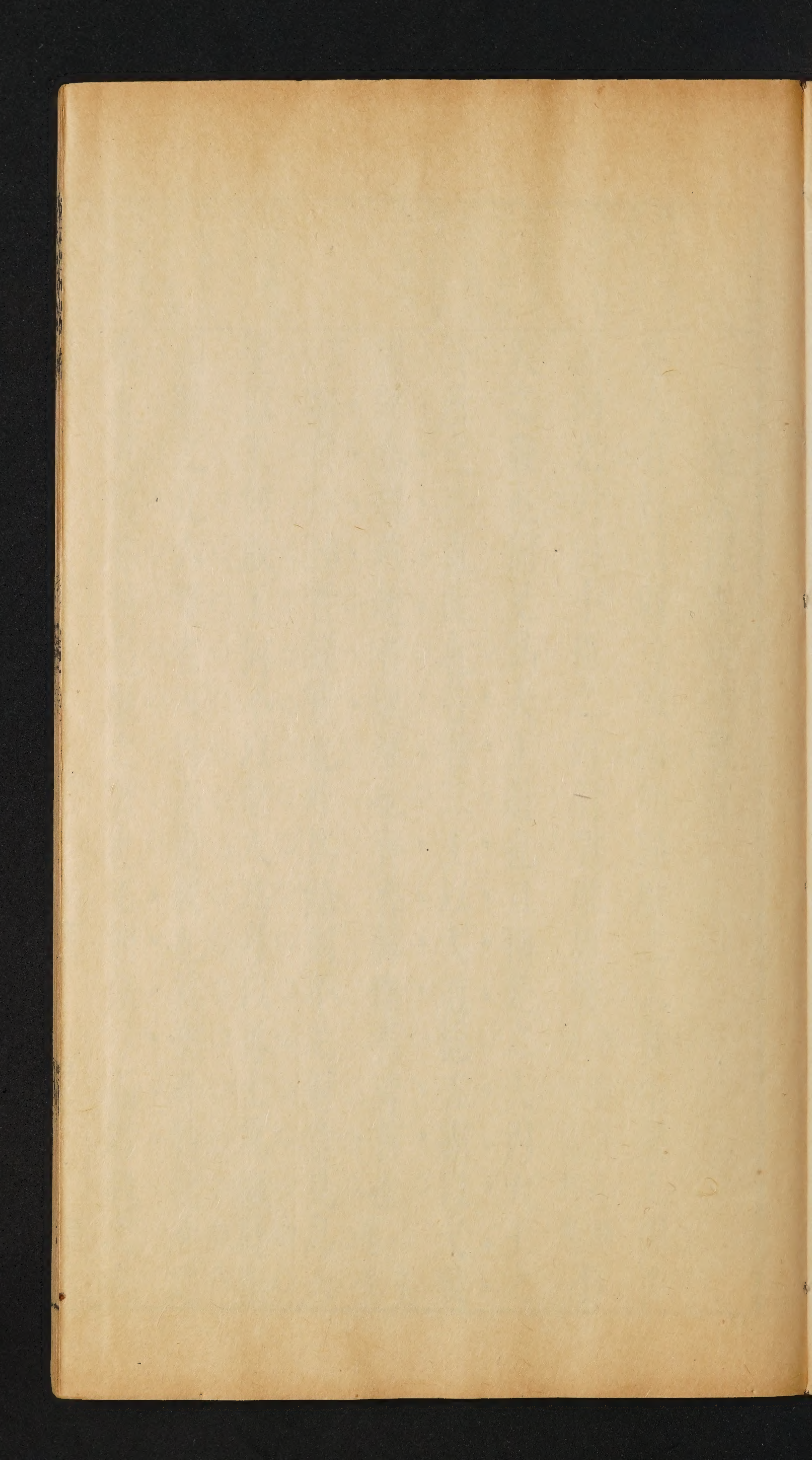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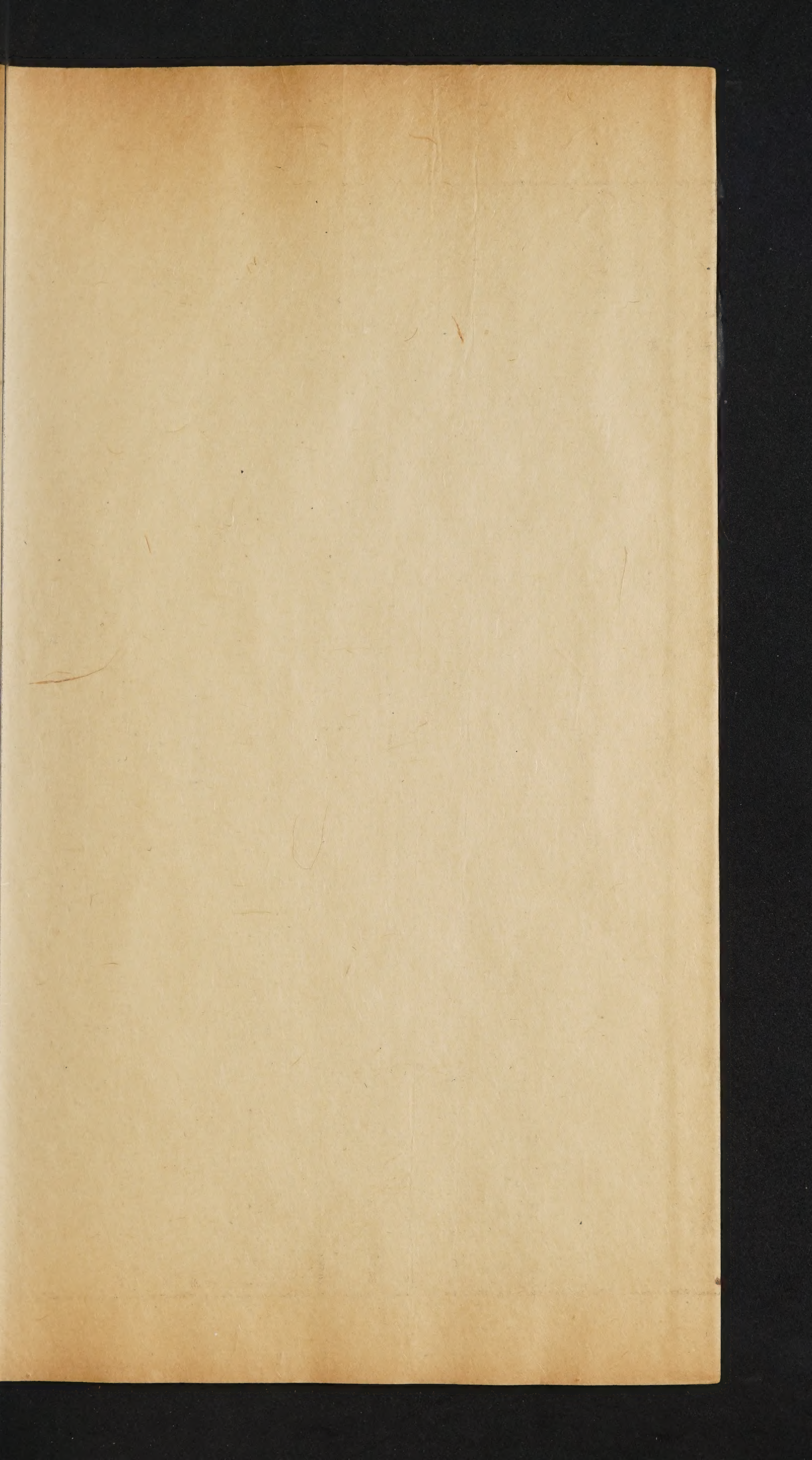








觀此詞當不是楚之恒人惜失其姓氏

謀臣智士多以口舌中君之欲者類此楚人好弓發矢之諭也

以弓為喻甚中肯綮

本怨秦而先發之以樂者欲言之售而以此投之也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雁羅鸗。鶀音其小雁 鸗音龍野鳥 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雁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小鳥有青首者 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雁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

此二段開闔論六國若不知有秦者何等含蓄

一發之樂再發之樂是歆動襄王處若王之于弋二句過文奇峭

壯語

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于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綪繳蘭臺綪音爭收也謂膺擊郯國大梁乃收弋繳于蘭臺也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于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射噣鳥于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碆音波噣音晝言射者還遠蓋覆使無飛走之路因以長城為防也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午道當在齊西界一從一横為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泰山之北舉矣東收北舉言盡舉收于楚也西結境于趙而北達于燕

二樂字應起處好字

篇中曰可得而有曰可一旦而盡曰可得而復有曰可得而一文勢前後錯綜易視諸國者正所以難秦也

至此獨言秦而五國在所略以當時所忌惟秦耳襄王能不憤而耻哉

三國布觚（音超）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于燕之遼東而南登望于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音歷）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向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韓魏當秦之前故曰膺擊垂頭猶申頭也言欲吞山東）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觚方三

此又欲其合從以伐秦意

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生爲秦所欺而客死于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十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于是頃襄王遣使于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

吳默曰楚人此對議論蹁躚氣魄矯健眞足以動楚王者

張以忠曰奇思溢發不可羈勒

以奉陽君不悅而爲是言奉陽當國未免專擅揣肅侯或惡之故微激之安民無事之說意者肅侯怠政厭事故迎合之正揣摩之術安民之本在于擇交此一段之綱言齊秦皆不可倚而爲之攻應後與秦與齊之害故謀攻伐是絕人

蘇秦說趙肅侯合從

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于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奉陽君肅侯弟妒嫉賢也）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遊士莫敢自盡于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于民也安民之本在于擇交（與諸侯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終王之身）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爲趙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苦言其力）

之交以明交不可不擇而亦不可失也

大王誠能聽臣至爲大王願也先言利以誘之所以言得交之利也

與秦固不可與齊亦不可應前倚秦倚齊之意蓋與齊秦則韓魏楚弱而上郡絕道不通而[illegible]無援則趙被[illegible]之害秦欲已得山東

出辭斷絕人之交也。橫人蓋然願君愼勿出于口。請別黑白所以異陰陽而已矣言已今論趙國之利必使分明有如黑白分別陰陽殊異也。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此非所以言湯武蓋遊士之辭。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皆以地與秦。宜陽効則上郡絕言韓弱與秦宜陽城則上郡路絕矣。河外割則道不

則必舉兵向趙而戰于邯鄲之下復言害以惕之所以言交不得之害也

自當今之時至東有清河言趙之地大兵衆國富地險誇其强也

趙所患者韓魏不支而入秦故當親韓魏以擯秦自

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刼韓包周則趙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行于山東則必舉兵而向趙矣夫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于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于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于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

秦之所畏至爲大王患也是明此意以申言交不得之害也

臣聞以下至冥冥決事哉欲其審度利害而決之文陣雄厚

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傳音附）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無韓魏之隔則禍必中于趙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一夫有田百畝此未爲唐侯時）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于胸中矣豈掩于衆人之言（掩猶蔽也）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

臣竊以下主豈可同日而論哉所以言從之利實擇交而得之意

夫横人者而下至願大王熟計之也所以言横之害實擇交而不得之意

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于秦夫破人之與見破于人也臣人之與見臣于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衡音横謂爲秦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臺有木曰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天文志權軒轅象後宮此言美人之所處也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于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于洹水之上

要約曰至篇終言合從之意

胸中計畫天下如博塞布子置路歷歷在前

此篇言合從與占之利害爲說六國說詞之要領議論明白透徹可喜

通質刳白馬而盟（言通其交質之情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其道（塞之使不得通）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謂六國之軍共爲合從相親獨以秦爲賓而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

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
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
以國從

張　洲曰秦以揣摩之術始行于趙經畫八極商略
海內盡展其生平至以利誘之于先以患
恐之于後爲從親之說陳曰馬之盟井井
有法使聽者心怡情逸自樂從而不厭也

朱　焯曰嘗觀葵丘之會五命既具束牲不歃而諸
侯凜不敢犯數十年以桓公威信又有尊
周之名耳蘇秦一閭左匹夫洹水之誓止

苟日月前復不聞周天子命安在能約從哉且六國繕甲厲兵自相戰攻歲無寧日師出函關而苟不及已雖盡滅山東而弗恤欲以約與國固疆場不亦遠乎爲蘇秦者表暴秦之過于天下率諸侯朝洛陽奉命而主其盟亦庶乎其可也

張以忠曰觀此策蘇子蓋已料天下事如指掌獨不思從不可久合當因諸侯始事之銳倂力攻秦奈何僅云互相救援區區作禦秦之策此尚是識力未透處

文最奇宕鹽鐵論本此

武靈胡服騎射北却林胡樓煩并中山西通雲中九原以窺秦設使秦而秦不覺則將招遠近引弓之國長驅函關事未可知也詞藻爛然可誦

趙武靈王欲胡服騎射

王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趙縣）遂之代因登黃華（山名）之上召樓緩謀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于是肥義侍王曰簡襄王之烈（簡王襄王趙之先君）計胡翟之利爲人臣者寵（一作窮）有孝弟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卒世猶畢世）爲敵弱（我爲胡服敵人必困弱也）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往古指簡襄）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驁民之怨（驁民敖慢之民）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

袒入裸國事殊不經此必無稽

胡服則非而言則是其言或非而文則佳

漢韓安國王恢議擊匈奴

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旣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衆昔者舜舞有苗舜不用兵而儛于羽欲以服人亦異于俗禹袒裸國禹之袒裸亦非中國之禮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于是遂胡服矣使王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于親而國聽

辯難之詞類此

行政先信于貴所謂法行自近始也

于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一作先王）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于賤而行政先貴于信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止至也出成也）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

臣聞中國一段絕似周官大司空之文何等遒勁

運用八也字

援引古昔滾滾若流皆足以紬人之見而飾己之非亦雄于辯哉

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以中國為有義有行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索隱曰錯臂亦文身謂以丹青錯畫其臂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

劉逵曰以草染齒用白作黑鄭玄曰雕題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卻冠秫絀秫絀言其女功鍼縷之麤拙也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于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于巳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薄洛津名與齊中山同之齊與中山相親中山齊趙共薄洛水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

儒者一師宜俗之同也中國同禮宜教之合也然禮異而教離則禮不足恃而治無常法也

無舟楫將何以守者反言

也變服以備者王言也戰國先秦文字多此法

趙鞅無恤不列爲諸侯故尚稱簡主襄主

近可以便上黨二句此武靈王變服之本意

武靈欲繼簡襄之志豈無

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韓秦之邊三胡林胡樓煩東胡且昔者簡主不能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于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于王之義敢道

富國强兵之道而必更服易制用夏变夷耶

三王不襲礼五帝不沿樂俗豈必循哉傳曰通其变使民不倦此堯舜所以垂衣裳而治也兹欲去法服而服胡服是亦不可以已乎

世俗之闇臣之罪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于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袑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而有孔門顏冉之屬豈無奇行哉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風俗僻處山谷而人皆畋易不通大化則是吳越無秀士何得有延州來及大夫種之屬且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

趙武靈夏胡服而强魏孝文胡夏服而弱雖然靈[illegible]此不爲彼

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騎射

鮑　彪曰拓地開邊非有國之所先也不得已而有攘却之事嚴兵而已兵嚴而士用命雖不胡服豈無成功如其不然雖易服變古何救于敗哉孟子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也武靈之志欲得中山胡地而已遂舉國而夷甚矣其不權于輕重小大之差也

且其所稱反古之說皆鉤金輿羽之類古
所謂以辯言亂舊政者也何足取哉
汪道昆曰武靈之論幾于懷諫顧其志意信非尋常
所可測反覆開譬語語奪人
張以忠曰武靈雄才大畧在戰國時亦稱不世出之
主胡服騎射雖云變古較諸斂袵朝秦疆
圉日削者奚啻霄壤哉胸中實有成算故
辯折得倒其文奇麗宏肆竟不類縱橫口
吻



左師觸讋因其明而導之故其聽也如響張良招四皓輔太子亦用此術

此一段叙事如身當其時者

委虵曲折淋漓痛快

先以食息起居相勞所以和其心氣此最善説者

觸讋請長安君為質

趙太后(惠文王威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長安孝成母弟)。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官名)觸讋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久不見宜得罪令自寬而求見)。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郄郤同以巳病足因恐后不能前亦自恕及人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粥同)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于身

不以少子不足發其開端

不覺落其彀中

陟然直入

此是錯節過此迎刃而解

文曲所至雲飛泉湧

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息其子舒祺名）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尸祝之服所謂補服）以衛王宮。沒死以聞（沒者沉溺無見之辭）。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托之（死則填壑）。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于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異于丈夫而有甚焉）。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媼女老稱燕后太后女）賢于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念且悲）。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

人常以所愛棄于所尤愛長安君太后之所愛也使長安君世世稱寡后之所尤愛也況以存亡之故惕之乎是太后之所以從左師之言者得其機故也不然初之愛之者何心而後乃恣君之所使之哉

曰必勿使反失意于燕乃反耳豈非計久長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微猶非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下左師對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重器謂名器金玉今媪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托于趙老臣以媪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于是爲長安

既載左師之言又載子義之論亦一例也此慨却無窮

君約車百乘質爲齊齊兵乃出子義（趙之賢士）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穆文熙曰人臣說國君易而說婦人難左師從容數語而太后不和之色即解可爲人臣進諫之法

張以忠曰人臣回天之力往往不得之直諫抗言而得之從容巽語觀左師立談間長安出質其功勝于彊諫多矣後世叩階流血以希一悟者夫亦未思納牖之術乎

魯仲連事皆可稱而不肯帝秦一節尤高
戰國持世之人持世之文
仲連不肯帝秦志則大矣曷不曰周天子也列國均諸侯也以周在而復帝秦是太陽之尊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名正

魯仲連義不帝秦

趙孝成王時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于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間謂微行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强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此齊襄時曰湣王史之誤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稱謚非當時語史追書之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

言順豈不誠天下士哉

平原柄國失計馮亭喪師辱國故不復敢持論國事

連心不勝忿然故其氣壯而詞烈

如勁草在疾風

衍亦預知不一帝秦故知

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于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而見之于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于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

爲高士而不願見　氣足攝行

新垣衍亦習聞仲連之高故逡巡而不敢見比見遂傾聽其言然仲連一倡爲不帝之說而秦將聞之即引去此淮南所謂戰勝廟廊也又辭千金行海上高士哉

陡出峭語甚頓挫有勢

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王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鮑焦周時隱者飾行非世廉潔而守荷擔採樵拾橡充腹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友諸侯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從頌音匆容言世人有鮑焦之死皆以爲不能見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言焦以恥居濁世而避之非是自爲一身而憂死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秦制戰獲首級者計功受爵時所尊上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視民如所虜獲彼即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于天下謂以過惡而爲政也則

此等重沓文法如駿馬下下大坂其文勢正爾風行于上而水波自生天下之至文也

使梁助者反言以發其端

從横之利不入于心因事放言切中机會

忠按而母婢也毋無通婢厮役之稱猶云爾無以婢

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王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于齊曰赴告也天崩地折天子下席下席言其寢苫居廬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齊威王

視我誅求無已也舊註似無謂

秦趙敵國尤當不忍其求

比之于僕甚辱而激之衍既甘心則分義不能激矣故以生死駭激之

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罵烈王后按此語不可爲訓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于秦若僕耶激之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激之不動又愈激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噫者不平之聲嘻者驚恨之歎亦太甚矣先王之言也先王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于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

冷然毅然

此言其力千鈞方見能烹醢梁王也

文勢蒼勁

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鍵辟納者示不敢有其國攝衽抱几視膳于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于魯將之薛假途于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于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

其文亦有輕世肆志之氣

僕妾暗訊衍變易諸侯大臣暗危衍前責以大義不動至此言及寵任予奪利害切身遽恐懼驚拜衍眞庸流哉乘獨斷之卑

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于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齊時彊二國不納必見伐國人不得事老養幼）死則不得賻襚（貨財曰賻衣服曰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于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無已必欲爲之而不止也）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于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

御獨斷之勢者魯先生一人而已

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

眞德秀曰魯仲連反覆言帝秦之害有功于當時而雄俊明辯足為論事之法

汪道昆曰魯仲連以布衣羈旅之士一言而存孤趙却虎狼秦匹夫之澤豈盡出顯者下哉

黃　震曰魯連闢新垣衍帝秦之說引鄒魯不肯納齊湣王之事為証可謂深切著明矣

張以忠曰論帝秦之害切中事理其辭氣峻烈慷慨激昂壓秦挫氣眞奇偉之士

凡文章前立數柱議論後宜鋪應或意思未盡雖再言亦可只要轉換得好如此非惟見文有情而章法亦覺整齊魯共公此論可以爲式
議論雄偉引証典雅句句着意無一字艱澀

魯共公酒味色臺池論

梁主魏嬰（史作罃）觴諸侯于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音慊口有所銜也言不喜食）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飽而寢安）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彷徉徙倚）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

不求奇而自奇絕倒一世

深醇典容萬世龜鑑

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强臺之樂也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鮑彪曰魯周公之後教澤存焉仲尼作縉紳先生萃焉觀共公論周孔之澤深矣舉觴一時而為天下萬世之明戒魯君其賢君哉

張以忠曰至哉斯言乎古今路斯輒者多矣危機禍本日伏于前而不知戒何也

又曰卓鍊中最有開闔絕奇之文

千岩萬壑間風風雨雨千年以來絕調之文絕世之筭
信陵存趙却秦義烈甚高河外之戰威震天下觀此文其才與智豈餘子可比
言秦之情者衆矣無白于此者也
信陵諫魏無親秦且料秦必滅六國乃

信陵君諫魏王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于親戚若此而況于仇讐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奉一弱王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

止可謂先覺之賢

是何也以下極論秦滅韓之後必不伐楚趙之故

以寬局作緊勢

歷陳秦所不敢以明當時諸侯坐失機會

有鄭地與大梁鄴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閼與之事（先時趙奢敗秦軍于閼與）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釜水與趙共決于邯鄲之郊是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楚之險塞也今江夏鄳縣）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上蔡召陵竝在陳州西左字疑衍）與楚兵決于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

固有以下直指秦王伐韓之後必首加兵于魏厥后秦引河溝而灌大梁果如無忌先事之料

六國養士何紛紛誰其雄者信陵君

攻衛與齊矣衛齊皆韓趙之東故秦不伐也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懷城有茅亭邢丘邑名城垝音詭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汲縣屬河內有鄭地成皐滎陽屬鄭得垣雍垣雍城屬魏决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于秦言魏王使者出向秦云共伐韓以成過失安陵魏人不欲攻韓與羣臣異故惡之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華陽昆陽與舞陽鄰華陽昆陽屬秦而舞陽則屬魏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隨猶聽也言使者惡安陵氏亦聽秦亡安陵氏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南國屬韓在魏之南故言南國國無害已國指魏無害已謂魏豈無害我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

異日以下追論韓國未亡而魏且困于秦兵所以儆懼魏王者至矣

論至此非深識范雎情狀者不能詳悉若是其較量六國危亡先後形勢不爽毫釐洵人傑也

鼓動照應

從之不成以下直論韓國亡而魏必受

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晉國都絳州魏都安邑皆在河東去大梁有千里也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林鄉地名言自秦伐林鄉以來至于今也秦七攻韓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文臺二名垂地名有廟日都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于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于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繇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矣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

秦之烈禍可爲寒心

臣願以下說從楚趙以存韓則魏受其利

是時秦欲取韓上黨故垂食其地使與魏地中絕故信陵勸魏假道使韓得上黨往來豈尊爲韓而已哉韓不失上黨則三晉之勢猶完也

秦以兵撓韓欲挾之割地以講和韓知亡猶不聽也投質于趙請爲天下雁行頓刃雁行以次進也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言韓以質子入趙則趙挾韓質而親韓也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效猶致也謂致故地于魏也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于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于共甯共甯二縣令魏開通共甯之道使韓上黨得直路而行也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

德魏愛魏重魏畏魏必不敢反魏便有扼吭拊背之勢

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

眞德秀曰按此書于秦之情狀與當時形埶若指諸掌而文特奇妙可爲論事之法

呂祖謙曰信陵君之言深切綜練識天下之大埶使魏能用其計糾率楚趙竭力助韓則韓不至失上黨趙不至敗長平六國不至爲秦所吞矣謀既不用又以矯殺晉鄙流落于外六國垂亡魏始再用猶能收合諸侯折

強秦之鋒若用之于上黨長平未敗之前

天下雌雄之埶未可量也

張以忠曰逆覩強秦利害洞悉情事可謂名議石畫



文章須說盡事情如韓非書可見

此書與韓子微異煩省少不同

通篇以知難爲主先以三非難反說引起

言三者非難惟在知所知之心可以吾說當之乃難

此以名高厚利作眼行三

韓非說難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凡說難識情理不當人主之心恐犯逆鱗說之難知故言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乃爲難）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能分明吾意以說之尚非甚難）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吾之所言無橫無失陳辭發策能盡說情此雖是難尚非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凡說之難者正在于此按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所說出于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于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

節而結以不可不知爲一段

此以身危作眼衍六節而結以不可不知爲一段

孤憤語奮說難語

深入世故曲盡人情意極淵深辭極富麗句極奇崛

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推字應端字）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乃自以爲也（彼謂所說者其心有所爲至微也而顯言假物以濟其私故曰顯有所出事乃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

謂極古雅自是先秦之翹楚

太公爲韓非封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相秦不能自

此以知飾所說起句而推至親近不疑作一段

非之言能悅秦王而不能

爲間已（說彼大人之短以爲竊已之事情乃爲譏刺間也）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謂薦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但徑捷省略其詞則以說者爲無知而見屈辱也）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厭其多倦其久）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

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所說謂所說之主也飾其所敬者說士當知人主之所敬而時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遊說者當滅其事端而不言也）彼自知其計（自以爲得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

免李斯姚賈之禍豈其著論有傷于同計同行者哉

大忠二句正是飾敬滅醜深術

文勢間架展轉不窮辯士之流也

此以知盡之難推之此說之成也一段

此下凡數証言言中竅不可論事之法

之(概猶格也)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人主與甲同計與乙同行者說士陳言無傷甲乙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人主與甲同失說者文飾甲之無失)大忠無所拂辭(大忠志在匡君于善君初不從則且退待君之悅而又幾諫即不拂逆于君也)悟言無所擊排乃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知盡之難謂人臣盡知事上之道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謂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誠着于君也君之渥澤周浹于臣魚水相須鹽梅相和也)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乃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殷本紀云尹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百里奚爲虜(晉世家云襲滅虞公及大夫百里以媵秦穆姬)皆所繇干

伊尹以下凡三引喻作証太史公曰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看此所引眞是深淵之見毫髮畢照處之則難一篇主意

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韓子作能士之所恥）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乃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于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

韓子文結撰論事俱在議論將終之際

韓非說難曲盡人情世態而文特瓌奇淵妙足以發之非卒死于秦由不能察愛憎而深言之也

此喻方結出說難主意

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于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于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于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

主之逆鱗則幾矣

楊雄曰非作說難而卒死于說難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也則亦無所不至矣

司馬光曰探人心伺顏色而求合則邪佞詭譎無所不至適足取死說難篇蓋非最得意之文最失意之遇

王世貞曰夫子沒微言泯申韓之徒切名實孤憤說難極人巧奪天致摩揣幻變百出而不亂

以文發吏術亦甚難哉

張以忠曰曲揣世情深微刻畫奇識奇文

蘇代之于燕齊皆常隙而復善其情禮均也而獨爲燕圖齊之深何哉昭王賢也雖然糜爛人之人民以徇其說而喜其所資仁者不爲也獨不念常委質于齊乎

蘇代遺燕昭王書不過欲解宋之厄耳于大義何居

蘇代遺燕昭王書

夫列在萬乘而寄質于齊。（燕前有一子質于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楚之淮北宋鄰也宋破則此地殘）肥大齊。讎彊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于齊也。（宋者齊之害）而齊未加信于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負猶荷）足下以宋加淮北。彊萬乘之國也。（宋五千乘見舉又加之淮北則萬乘而强）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北夷附齊者）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衞。（言齊因舉宋且并此數國）此

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是即蘇秦告齊王歸十城之論也

敗素雖無用而齊染紫則售重價此轉敗為功之意而語特妙

然則王何不使辨士如此

所謂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敗猶惡也素白繒染為紫）而賈十倍（齊桓公好紫齊俗尚之乖惡素帛染為紫其價十倍）越王勾踐棲于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于周室（背秦而從使齊主盟）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秦挾賓以得破秦王（昭）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

言說秦王語筆法高古可式

非利之也徑可直接以不信此却揷弗利一句然有此勢乃跌蕩

此以下設言爲秦畫策令與燕趙相信因而驅使韓魏以攻齊所謂窮齊也

六國惟燕最弱即令小得志豈敢與齊秦竝帝哉此

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將割以（賂與國）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二君秦所重天下信之）先于燕趙秦有變（謂背二國）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竝立三帝燕

殆空言無施者

鋪叙有法若貫珠

一利一害說得透

文勢甚流快

此處又用王何不使智士說秦不嫌重複

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躧（躧音屣）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危也（秦受齊伐）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言其切已也）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

陸深曰為燕謀而弄齊秦于掌股蘇氏兄弟蓋天下第一舌也

孫鑛曰筆力渾勁有蒼然之光
張以忠曰齊之伐宋也蘇代實導之適宋急賦又令
燕合于秦以乘齊之弊反覆機變眞所謂
掉如簧之舌者



言秦之情獨此無游辭此書曲盡秦之强詐反覆

行暴二字一篇關鍵

日日讀日日辭日日賞日月妙

秦之所以正告諸侯及其用詐皆愚弄諸侯之地而

蘇代約燕昭王書

楚得枳（屬巴郡）而國亡。（皆謂失地秦昭此七八九年連拔楚郡）齊得宋而國亡（即此二十八年入臨淄三十二年下七十城）。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言此以見克齊者秦之所惡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正告謂顯然而正告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于汶（汶江水出岷山）。乘夏水（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于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五渚乃漢水下流）。寡人積甲宛東下隨（屬南陽積甲于宛縣之東而下隨邑）。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隼若今之鶻也秦王言我今伐楚必當捷獲也）。王乃待天

諸侯莫省

文勢錯綜間架有體

奇文共欣賞

封當如封函谷之封

險峭語出之恣態橫生

文愈變而愈盡情

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韓地一日而斷太行太行山羊腸坂道此過韓上黨也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平陽韓墳墓所在者二日而莫不盡繇索隱云繇音搖搖動也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舉拔也謂屯兵以離二周而觸擊于鄭則五日而舉國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卷猶斷絕也不通此四處下軹道道南陽封冀道道所由也河東皮氏有冀亭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銛戟在後銛利也決滎口索隱云滎澤口與今汴河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白馬河流以灌濟陽決宿胥之口敖山塞集入口魏無虛頓丘

前說正告此乃詭告也

妙處只在虛字點綴舌端鼓舞

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令齊滅宋仍以破宋爲齊之罪名）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于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言必攻之決）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離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恐楚擊其後）則以南陽委于楚（鄧之南陽）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隘苟

此一事而中涵三段蓋三困而三欺也

總說上精神愈倍情僞愈晰

忽然鎖結

利于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于秦因以塞黽隘爲楚罪兵困于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于燕以濟西委于趙已得講于魏質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于離石遇敗于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于魏已得講于趙則刼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臝則兼欺舅與母（臝猶勝也舅穰侯魏冉也母太后也）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讁同卽上所謂因以爲罪者）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阨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其言無窮不可致詰）用兵如刺蜚（集韻蟲名喻易也）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秦拔魏龍賈軍）岸門之戰（敗韓）封陵

秦本虎狼之國而代之摹寫則如鬼蜮文詞斡旋大似吕相絕秦書

蘇代諸說惟此深穩動合事機

四句一篇主意

之戰。敗魏高商之戰。史不書趙莊之戰。趙莊與秦戰死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死于秦者之孤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西河上雒魏地三川韓地言秦已得三晉之半也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趙之秦往秦者謂游說之士也

吳寬曰蘇代約燕王不朝秦言秦之行暴以威恐喝諸侯以事秦以詐欺詒諸侯以成其攻取自秦之行暴正告天下起其下告楚告韓告魏之言此以威恐喝諸侯以事秦也

適燕者以膠東而下所以繳前秦欲攻安邑以下之語此以詐欺詒諸侯以成其攻取之計也秦禍如此其大素又行暴之甚

此言秦用詐力洞燭其情

張以忠曰明爽疏快而文情絕奇峭妙極

文生于情其辭哀眞足使人涕下不獨蒯通主父也

越國寓書于君自樂毅始

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二句是一篇大旨中間多是說此意

成功立名是一篇眼目

此下叙所以事昭王之由祿此所以歸

樂毅報燕惠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無罪而殺毅非義也）故逃遁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敢斥言王故托之侍御）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言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于魏（時諸侯不通出關則以節傳之毅假魏節使燕遂委質爲臣）以身得察于燕（毅趙人因沙丘之亂適魏至燕）先王過舉廁之

燕
緣此所以仕
燕
篇中曰先王
不謀父兄以
爲亞卿曰先
王以爲然曰
先王以爲慊
于志故裂地
而封之數句
皆叙君臣相
待之情故篇
末以明王之
迹恐墮先王
之名收繳之

毅不歸功于
已而托以天
之道先王之

賔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
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
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于齊（燕爲齊所破故）不量輕弱
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
事也練于兵甲習于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
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于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
所欲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
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于趙顧反命（回顧而反）
（言其速）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
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

靈最是婉曲處

怨切之中却作麗語點注此戰國西京文所以奇偉若後人爲之不直迫則淺弱其情亦遂斬然無餘矣

文法古麗

言先王功大隱然以自明

此叙先王所以幸已之意

竊不自知兩段首尾喚應

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按此數語毅罪狀也）齊器設于寧臺（燕臺）大呂陳于元英（索隱云大呂齊鐘名元英燕宮殿名）故鼎反于磨室（當作曆室徐廣曰磨曆也）薊丘之植植于汶篁（言燕薊丘之所植植齊王汶水之行）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于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于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于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通太公數之）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

以自白事先王之心[illegible]歸惠

[illegible]先王之政可以世守不宜初死而遂背之易將更令以自取敗也

此下矯健如龍哀歎有味語簡而味長

援引甚切詞氣蒼練

引子胥一段悽婉感惻

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慎庶孽者見不宜信左右言萌隸者見大將老臣益不宜輕棄）皆可以教後世（以上言已佐臣燕之有餘澤）[illegible]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于[illegible]而楚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索隱云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為波濤之神也）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離遭也罹通）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

免身全功三段詞語頓伏相因此可以見文法
此則事先王沒後之心
以上自所以去燕之由與不敢背燕之意
數奉教君子所學必有自來
此結一篇之意而安燕王之心自是委曲

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樓昉曰可以見燕昭王樂毅君臣相與之際略似蜀昭烈諸葛武侯書詞明白洞見肺腑

李塗曰樂毅答燕惠王書諸侯武侯出師表不必言忠讀者可想見其忠李密陳情表不必言孝讀者可想見其孝杜子美之詩黃魯直之文亦然

鄒守益曰毅此一書自陳其功罪意思委曲而詞氣

謙避實得奏書之體

張以忠日詞最渾融論復醇正歷歷自陳終篇無一
怨望語可謂純臣



